

玄覽堂叢書

第九十七冊

式覽堂遺書

卷之六

經世急切時務

九十九籌卷之二

延陵顏季亨會通著

金陵門人

陶元初
李遇春

全校

任用叅軍

談兵于無事之時易。談兵于有事之時難。談兵而娓娓傾聽。易用兵而鑿鑿中款。難我一一而料敵易。敵一一而不出我之料。難泥古法而正用之易。融古法而奇用之難。何者。兵機不可方物。自非獨見獨聞之慮。與神謀鬼謀之能。烏足以知此。今天下東西交訐。殺戮軍兵士女數十萬。耗費金錢糧糗數千萬。而卒無有復地雪耻之勝筭。當事者



九十九
彷徨恐戇止求所爲羈縻保全者如揭鼓而求亡子未有
得也。由以武臣衝敵文臣節制設法甚善而獨少參軍出
入主張于其間。蓋武臣荷戈執戟非不誓捐軀以滅虜政
惟其滅虜念重則未免臨事周章而謀不如力安能自策
萬全生辟之夾當局者迷是也。況上而撫道再上而總督
經畧統馭甚煩能保其人人無掣肘乎。文臣分符受命非
不矢盡心以報國政惟其報國情深則未免百計慎重而
膽不及識多至坐失窾會生辟之博金注者昏是也。況下
而將帥再下而參遊千把品級甚懸能必其事事通商確
乎。是必于山林中澤之間擇幾人焉望之其神清即之其

智遠叩之其妙算恰在穀中。試之其長才旁通域外者。任爲參軍。專用以握機運籌建功。奏捷使不受武之職銜。以運局外之明。不受文之凌駕。以合瓦注之巧。遇武有欲言而不能言者。爲之備陣衷曲。文有欲行而恐不行者。爲之曉暢機宜。而于此聯師生賓主之交。于彼篤朋友兄弟之好。務期一軍如一家。然子從父而弟從足。一軍又如一身。然身運臂而臂運指。凡若此者。皆參軍事也。耕當問奴。織當問婢。斤僮僕而問婢以耕。必不可聽也。牧牛羊必有專司。任之牧而令不得主芻牧。牛羊必不生也。庖人雖不治庖。尸祝不越尊俎而代其事。若使庖人坐視。尸祝操刀。雖

八珍五醢亦必不可食也。今武將臨敵而中制是十羊九牧之說也。文吏安坐而談兵是越俎代庖之見也。臨敵者終身不得面君一陳利害而安坐者有不言言必聽是舍奴問耕之智也。今日遼事之大壞弊正坐此。故曰凡若此者皆參軍事也。而卒莫肯任用者毋亦見徇于循資勢艱于破格且終謂野議不如朝議之獲藿食不如肉食之忠也。盍觀往事北門之約危矣。乘韋一先而鄭安邯鄲旦夕下矣。竊符一策而趙救古之豪杰遑遑設奇取勝若此。今倥偬之秋豈不有賴于弦高次生若人乎。抑諉于欲任用之而不得其人耶。竊念當事者肯虛心採訪當決有能創

建非常計圖萬勝可禡

如

之魄而搗其穴以匡

聖主而佐中興不難耳。生固知任叅軍于邊庭告急之秋。則徵葛于夏誅裘于冬。非緩圖也。求叅軍于人才全盛之日。則倒海吐珠傾崑取琰。非難致也。若之何不見及此也。雖然更有說焉。當世君子得無以士之精于術者未必篤于行乎。不知受金非令名而底安劉之績盜馬至醜行而出陷淖之危生又願爲另具隻眼可也。

立決賞罰

今天下談及王文鼎之見殺。毛文龍之不賞。高邦佐之焚屍。無不人人扼腕。血淚數行。下蓋謂鉄嶺不守。王文鼎到任。纔一日。熊經畧何以殺之。鎮江孤懸海外。陸沉異域。毛文龍率死士二百一鼓奏捷。以擒叛獻俘。真空谷之足音也。熊經畧何以不爲救援。反加生事挑釁之罪。罪之廣寧棄城被陷。道將兵民盡逃。獨高邦佐以渺渺一身殉節。自縊出血書。囑使者收屍葬。父穴旁可稱忠孝兩全矣。熊經畧何以反恨其爲國死難形。已之短立命。擲棄其屍而縱火焚之。嗚呼時事至此。何以生爲人。各有心。能不悲哉。毋

怪乎泣者纍纍。憤者比比。咸以爲賞不行。罰不當。賞不足。罰有餘。不曰賞輕。罰重。則曰賞緩。罰急。而不知此經畧之賞罰非。

朝廷之賞罰也。此經畧賞罰行意而不行法之過非。

朝廷賞罰之過也。或又曰信賞必罰。自古頌之。有信賞而又有賞信。賞者有必罰。而又有罰不必者。是不在。

聖主加之意乎。生今人也。何敢遽言。今事敢考諸古。栢皇大庭之世。我不敢知。虞夏而後。晁藻而臨南面。未有不用慶賞刑威治者。表記曰。夏道先賞後罰。故親而不尊。殷道先罰後賞。故尊而不親。信斯言也。謂聖人有意于軒輊賞。

罰非也。臯陶告禹。不曰命有德。計有臯乎。仲虺贊湯。不曰德懋官。功懋賞。克寬克仁乎。武王周公。一切綜之以制。爵以五等。官以三百六十。屬是也。三代而降。變亂舊章。擅飾喜怒。無所畫一。于是矯枉之論出焉。盧從愿曰。賞者士所死。夫士也。何至以死殉賞。士以死殉賞。上始不敢吝名爵。而名爵輕。名爵輕。而士更驕。故曰國之存亡。不在厚賞。李專美言之。清泰帝蓋有激也。董仲舒曰。刑者不可任以治世。夫刑固不可專任。然何可廢也。廢之則必務姑息。而主威削。主威削。而吏議偷。故曰刑典太寬。漸啓奸路。龐籍之爲宋仁宗言。以救時也。大都明主執玄鏡于睿清。則時張

時弛爲鼓舞之大權中主操魁柄于掌握則或翕或張爲
牢籠之小計弱主弛轡銜于不御則亦吐亦茹爲陵夷之
厲階何以明之劉巨容之征黃巢也衆勸其乘勝追之巨
容曰朝家多負人不如留爲富貴地夫使其臣留賊以邀
賞則其君不能信賞者也然英斷如宋藝祖亦以太原未
平不與曹彬使相彼自以爲駕馭英雄毋乃以賞爲餌而
漁其臣也不可訓也張仲瑀之請裁抑武臣也虎賁將士
怨仲瑀殺之魏明帝不能討而高歡策其必亂夫縱寇養
亂則其君不能必罰者也然剛明如唐武宗亦言于頔勸
我峻罰欲使我失人心而以奸臣目之彼固自託于寬仁

得衆不虞。太阿失柄。而爲奸雄。窺也。亦不可訓也。嗟乎。世
降叔季。士趨功名。若聚羶。而罹法網。若蹈水。故如曹彬者。
常少。如劉巨容者。常多。高歡之策。未必非。而于頔之言。未
必不是。理亂安危之故。蓋可以忽乎哉。今熊經畧官拜尚
書。賜劔蟒玉。富貴極矣。尚執拘不肯渡河。新史意欲留
賊。以更爲何地。豈徒蹈劉巨容之故智乎。且以山海爲安
樂窩。不敢出關一步。及至勉強移駐右屯。又聞風膽落。棄
糧先奔。所遇逃兵。不惟不以軍法從事。反引之入關。大潰。
豈料

冲主寬仁。決不加罪。併謂舉朝無高歡其人者乎。竊聞人

臣不欺。欺乃戮也。向者遼左之役。遑遑掩敗。以連誅。又飾功。以倖賞。飾功。則病在國。不可言也。掩敗。則病在邊。尤不可言也。此遼事之所以大壞也。傳曰。賞不踰月。欲使民速得爲善之利也。自○~~自~~○酋○發○難○。四路喪師。遼瀋繼陷。無有出一師。一旅與抗者。獨毛弁之忠烈。滿身是膽。屯民之賈壯。一可當千。今槩置之不問。已數月于此矣。將無使將士解體乎。今廣寧一旦猝有事。又何以令也。况善人國之紀也。故興王賞諫。明主寶賢。自頃歲科道諫官如賈以宮侍去。劉祁以舊輔去。馮魏劉張韋等以邊事去。倪朱王輩又以保姆去。而河西撫道諸臣赤心任事。掣肘莫弛。致使機

會坐失前功。盡贖固罪在莫追。情有可原者。已經逮問。悉置徃牢焉。空谷白駒。一往不返。棘林夜嘯。可爲寒心。故事有宜賞而罰。摧忠直之氣。安得不干天和也。昔人言貪吏益縱。蓋寬法所致。今大計懲貪之令。非不三五申之。然間有簿責已概。從未減。或他有漏網。又不免吞舟。人臣無不盡之情。則國家必有不盡之法。又何以責刑餘市魁也。抑今冤民接踵。園土幾滿。大農告訕。武爵濫行。三百之赤芻。何多。六月之飛霜。欲徧天下。皆然。遼事更慘。王文鼎蒞官。一日。竟以無辜遭橫殺。設九原可起。不知經畧年年失地者。何面目見之矣。毛文龍如此奇功。不得如當日開門。

降敵之賀世賢。同拜將而反欲陷之罪。是經畧之守封疆。政使關外不留一塊土。而後爲快矣。高邦佐之忠肝義骨。不令得入關。以光泉壤。乃竟付之一炬。化爲冷灰。經畧何以痛恨至此。不過爲其生前不如已之先逝也。倘若從經畧戴罪守關之請。則一逃再逃。即關內亦不知何所稅駕矣。幸今閣部主持尚有人。臺省公論未盡泯。會議不從覆。奏不果。卒以控制無方。輕擬薄懲。稍稍正法。庶國人少舒鬱憤。國事尚可挽回。乎生閱邸報疏中有云。熊廷弼明知遼陽必敗。而故薦袁自代。以脫擔明。知廣寧必失。而故與王不和。以嫁禍。此真誅心入髓之論。不知經畧

前後行事。何以種種不慊適乎人心。此或別有機權妙用。未可輕議。獨如生所述三事。即有巧爲置辦。過爲曲庇者。終無以塞天下衆多之口。而抹忠臣義士之淚。生幸于前刻中。並不敢附勢趨炎。隨衆逐臭。以一字頌經畧之功。則庶乎先見之明。已寓之不言中也。此則生之所自信也。